

# 二十个人

新文化人群记

Twenty people

# 20

个人

胡适 ● 傅斯年 ● 钱穆 ● 台静  
农 ● 董作宾 ● 饶宗颐 ● 于右  
任 ● 张大千 ● 伍俶 ● 钱锺书  
● 田汉 ● 沈从文 ● 冯友兰 ●  
熊式一 ● 夏志清 ● 郑翥 ● 蒋  
彝 ● 姚克 ● 溥心畲 ● 罗锦堂

这二十个人  
像一个博物馆  
本书像导游  
带我们跟随文化大师踏上美的历程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版权信息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二十个人/陈艳群著.—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20.8

ISBN 978-7-5404-8541-2

I.①二... II.①陈... III.①罗锦堂-传记 IV.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0）第037952号

二十个人

Ershigeren

陈艳群著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：曾赛丰

责任编辑：刘茁松

封面设计：董严飞

内文排版：刘晓霞周慧颖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刷：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：156千字

印张：9.75

印数：1-5, 000

版次：2020年8月第1版

印次：2020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404-8541-2

定价：45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## 序 远方的高手

九年前的八月，参加一场文学聚会，我提前数日，住进夏威夷大学宾馆。房间舒适，然枯坐心慌，总惦着出楼，去张望参天的大树，似锦的繁花，争鸣的百鸟。校园里湖影山色，如诗如画，让人坠入雅兴，导致快乐的自虐，兴冲冲走起来没完。

这日傍晚，接一陌生电话，恳切预约，翌日可否登门“求教”。诧异间，不免多问几句，方知对方系新闻记者，喜爱文学，亦属本次会议“会友”，从花名册中见到我的虚衔，便想一探究竟。我混迹业内，流年虚度，虽无甚作为，但遇人怀有甄别、审视的兴趣，又何拒之有？抑或何惧之有？

转天上午，到了约定时间，闻听敲门，应声打开，吃了一惊：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。几乎缺乏情节，便结识了捧着花环的陈艳群。两天前，从檀香山国际机场入境，已领受王海丹、姜松鲜花制作的颈环；二位乃作家叶文玲大姐的女儿、女婿，夫妇同任夏大教授。小陈介绍，本岛风俗，凡远客驾到，皆会获赠花环，以表达主人的祝福。

我向来缺乏条理，谈话言不及义，但与初识者对坐，倒还清醒。奉茶之后，便主动询问：所为何来？小陈从提袋里掏出一迭文稿，双手递我：“麻烦老师抽空看看，并盼指正。”

大半辈子伏首案头，读稿、编稿，早已习以为常。此刻又无闲话可叙，便当即“工作”起来。看罢全稿最后一行，抬头刹那，竟生疑惑，一旁始终静然端坐的小陈，仿若我久已结交的知音。我在刊物做事多年，素来偷懒，每当翻读来稿，就一门心思，估量可否光耀版面。如若不入

拙眼，从不勉力支撑，马上“浅尝辄止”。小陈这篇文章，一路读过，毫无阻隔，所涉内容，属于现代文学范畴，亦巧合本人钟爱。

十七八岁时的三二年间，我曾鬼使神差，四处寻书，专拣现代作家浏览。此后年月，自然又“拜见”了更多巨匠。但自己天性浮躁，于现代文学，仅有浮光掠影，迄无深究；换句话说，无非门窗边探头探脑而已。聊以自慰的是，唯对当时的书面语言，似乎沾染了某种畸形的敏感，凡合心意的文字，会屡次三番，闲翻慢品，享受把玩的瘾头。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作家，可以说，个个“斯人已去”，但如椽巨笔书就的文字还在，散发着传世魅力。漫不经心的喜欢中，免不了捎带领会些今人的阐释。各式奇文，连年丰收，总量早已超越原著。渐渐知晓，问世将近百年的经典，看似陈粮，日久弥新，已成不少“学人”赖以存活的主食。他们热衷宣示薪火传承，惯于相互摘抄，而又恣意评说。相当时间以来，自己注目现代文学，渐渐远离解读，只认原作，就为存留一份敬畏之心。

手头这篇沧桑文章，行文方式、语感、韵味，皆让人有久别重逢的亲近。作者已然老手，尤其深谙夹叙夹议：叙要鲜活，但生命在真实；议要别致，但要害在深刻。在我看来，小陈都做到了，于是告她，如蒙同意，回国便将文章刊出。听到允诺，小陈出乎意外，惊疑间不知如何说好。我将她力不从心的“感谢”截住：“只想知道，依你的年纪，对上辈子，甚至上上辈子的文事，何以有这么浓的兴致？又何以知晓这么多的事情？”小陈一下松弛起来，言语晓畅，恰如她的文章，对我说起两位老人。

一位是她的父亲，陈迈众先生。乃父与田洪曾是同一单位正副搭档，二人亲如兄弟，又是诤友，完全不像眼下一些机构头目，要么沆瀣一气，结党营私；要么台面握手，桌底踹脚。田洪的大哥，正是鼎鼎大名的田汉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经田汉相助，陈迈众率湖南省艺术团，晋京展演湘剧、花鼓、汉剧、祁剧，一时轰动京城，尤令湘籍人士奔走相

告。小陈说，家里保存的黑白照片中，便有父亲陪毛主席看戏，同周总理交谈，与董必武、贺龙、田汉、翦伯赞、欧阳予倩、张庚（后五位均为湖南老乡）等要人、名人的合影。正是受父亲影响，小陈从小爱唱田汉作词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熟读田汉全部剧本，进而探身现代文学，崇拜鲁迅等一众文豪。

另一位老人，是她的老师，罗锦堂先生。罗先生甘肃陇西人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最喜古典文学，十三岁于省城兰州报章发表作品，并获编者按语夸赞：“行文颇有法度，布局可谓稳贴，正值艺文衰敝之时，小小少年而具如此根底……可望日后执陇上艺坛牛耳”云云。1957年，罗锦堂参加台湾首次博士学位论文考试，遭逢堪称“最牛”的答辩。胡适、梁实秋、苏雪林、台静农等七位考官，极尽“刁难”之能事，轮番发问，罗锦堂应对如流，顺利闯关，成为是年唯一一位文学博士。学成之后，历任世界多地高校教席，最终受聘于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，授业解惑，长达三十多载。某年某月，小陈随丈夫寻遍天下，见夏威夷四周大洋，山川不同凡响，遂毫无犹豫，定居下来。夏大阅览室一次巧遇，结识罗先生，渊博、率真的老人，令小陈心悦诚服，不久叩拜为师。受罗老点拨，小陈涉猎古典诗词，修习现代文学，循序渐进，直至今日。

如许两位老人的“弟子”，无丝毫功名利禄的追求，凸显来历幽深，异于常人。小陈为自己解释，只想腹有诗书，并多多少少融会贯通，借以增添人生快活。想人家在世外桃源的安静中，受的熏陶素朴，得的训练可靠，外加心无旁骛，学如穿井，我们身边，已难以碰到这样的人了。

《文学自由谈》选稿，偏重现当代文学。比较起来，当代文学，因时间不远，几乎零距离，点评的写手，凑趣的看客，一抓一把，而“研究”现代作家作品，相对冷落，以此为业者，多数只当饭碗应付。于是稿源甚少，偶或刊出几篇，亦是捉襟见肘。而此刻，对现代文学颇有心

得的小陈，自己撞上门来，令人难掩窃喜。当即邀她，将库存变成文字，逐一写来。并替她预言，假以时日，可能就有些名堂了。

小陈答应试试，随即征询着手的步骤。刚刚读过的文章，表明她的水准，谋篇布局毫无障碍，只是身居异域，对这边刊物状态，大约有些隔膜。于是，我建议她无须过虑：“有罗老指点，实在是旁人奢望不来的福分。你听到的教诲，你读到的文字，你想到的话题，都稀奇、珍贵，别处往往空缺，甚而无案可稽。故尔，你只须在搁盐、添醋时小点心，倒油、放汤时合点适，只缘食材过硬，出锅便是好菜。”

数日会议，一晃而过。分手之际，再次约定，小陈抓紧写稿，我来帮助发表，以期协手努力，让刊物的相关版面，在弥补欠缺上，有明显长进。小陈很真诚，表达拜托和信赖。我则据实相告，这趟不虚此行，饱览了胜境，与新朋旧友相见，又另有收获，为刊物物色到功夫了得的作者。回国次月，2011年第5期《文学自由谈》，刊出陈艳群《罗锦堂与于右任、胡适、傅斯年》一文。

这些年来，断断续续，总会收到小陈的文章，内容一概关乎现代文学，又都保持首篇格调，仍是记人，讲究音容笑貌；仍是叙事，注重历历在目。总而言之，观感甚佳，全是悉心所得，全是精粹所辑。于是，我们便时有电话聊天。似乎每次都是小陈话多，我洗耳细听，就当作上课。

比方她说，自己读现代作家作品，不知为何，生疏中又分明常有某些熟悉，困惑中又显然常有某些理解，这算不算一种心理认同呢？

比方她说，现代文人们遭逢的时代，混乱不堪，颠沛流离，但他们的文字精致、从容，显得与无序的社会格格不入，今天想来，几乎不可思议。

比方她说，现代文学是一座山，或是一条河。气韵吻合，方可涉水入山，在漫漫行旅中，须得心怀理智，遵循逻辑。这后一项，似乎仅能意会，难以言传，只是觉得，缺了逻辑，便没了血液流淌的源头，没了精神索求的冲动。透过一件件具体的作品，无论其气质沉郁或旷达，无论其境界趋雅或从俗，仅仅凭靠才华，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铺路，没有西风东渐的成全，而今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，断难孕育问世。

比方她说，愈是年深日久之事，愈需小心求证，才慢慢变得有些把握，多多少少能够体会，当时文人们经历过何等风霜雨雪，见识过何等日月星辰。或者说，了然他们的疼痛与忧愁，亦了然他们的快乐与洒脱；晓得他们滔天的学问，亦晓得他们难免的局限。

有一回，放下电话那一瞬间，忽有所思，小陈生在当代，却着迷于返回时光的昨天，努力靠近昔日的大德鸿儒，她岂不就是现代文人们的“女儿”吗？所思所想，所言所写，拳拳在念，无不“偏袒”着他们，孝顺着他们。有时读到小陈的新篇，所长突出，我会见好就赞。而她则完全听作颂扬自己的至亲前辈，照单全收，连句谦词、谢语亦顾不上。

电话中，时常聊到罗锦堂先生。九年前那次会议中途，宾朋如云的一场晚宴上，小陈介绍我拜见罗老，有过简短交谈。时年先生八十四岁，当晚自己驾车，载着夫人曹晓云女士前来。但见罗老重逢了许多熟人，都有欣欢诙谐的打趣；见过了许多生人，都有温暖如春的握手。看得出来，老人家受到诸位发自肺腑的爱戴。餐叙开始，他与夫人，被众星捧月，奉为上席。落座之后，神态安静，时时帮夫人布菜，全然不像某些自以为是、自以为贵的老者，坐上首位，便厌弃进食，而醉心于紊乱的倾泄。难怪小陈与罗老，出生时代、生存背景虽全然不同，但面对古今历史、中外人文、世事风云，皆有共鸣。故而，小陈对罗老品行、学识的服膺，罗老对小陈多年如一日的教诲，大可看作志趣相投者的相互欣赏。

生活在夏威夷，小陈属有钱的闲妇，本可以串联一帮聚聊、聚购、聚餐的“麻友”闺蜜。但她自绝此一圈子，因为热衷写作，便等于选择与寂寞作伴。仅就现代文学的“进入”而言，小陈业已跨越熟稔史实、还原客观的基础阶段，而登堂入室，抵达钩沉爬梳的探求境界。她数次自费往返美国本土及中国大陆，沉潜于图书馆，启开尘封，过滤岁月，去伪存真，吹沙见金。所有这些，都必得形单影只，远离呼朋引类。

给《文学自由谈》撰稿，其实只是小陈的部分写作。在日常新闻采写之外，她已经动手的另一部书稿，是关于自身经历的长篇散文。小陈的丈夫蒂尔尼，是一艘四万五千吨级远洋轮的船长。作为“船座”夫人，柔弱的小陈，雄赳赳地跨上船去，不是短期旅行，而是货真价实的“定居”。前前后后十八年，历经七十余个季节转换，随船跑遍三个大洋，踏足亚洲、欧洲、美洲诸多名港。我孤陋寡闻，天下世界，如此劈风破浪的女人，尚不知还能找出几位？君不见，有人坐了十天半月邮轮，便可将舱内的种种安逸，盘点得潇潇洒洒；将海上的朝霞、落日，描摹得莫名其妙；将心中的如梦如幻，呻吟得真假莫辨。此类“放洋三日，成书一册”的雕虫小技，当年早已遭到孙犁先生的蔑视。顶天立地的阅历，加上久已领教的文墨功夫，小陈驾驭这部航海的大书，与蒂尔尼掌控他的巨轮，想必会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小陈的文章优秀，很快有了人缘，竟有读者请求，刊物封面登出她的照片。这种好奇，亦属正常，读罢某人一篇漂亮文章，跟着就向往“一睹芳容”。作者一旦跃然封面，如若相貌平平，文章的“好”，会多少打些折扣。反之，好文章更能锦上添花。小陈得到通知，十分配合，按时将一张近照发了过来。当期发行不久，便获读者称赞“明眸皓齿，阳光满面”，并由此断定，作者面相良善，必是妻贤夫荣；文如其人，定会百尺竿头。小陈这张照片，确乎出彩，尤其一口牙齿，粒粒饱满，整齐白净。但我为刊物谦虚：“不必惊诧，齿科广告而已。”也是由此触发记忆，令人想起本刊封面的不少往事。一听要登照片，多数作者当即

答应。亦有个例，表示讨厌“宣传”。因关乎肖像私权，我们从不勉强。但事实证明，真心拒绝露面的作者，几乎为零，而主动申请“出镜”的写手，大有人在。就连张口决不答应的伙计，放下电话不久，便传来头像数帧，声言任由选用。刊物终非时尚杂志，难得摆进高档会所的书橱，从不奢望凭靠倩影取胜。订户又都实诚，十之七八，不会端详封面，以貌取人；他们关注的重点，仍是文字上乘与否。

认识小陈以来，至今共有四次见面。有回说起来，她觉得仿佛不止四次。这一“仿佛”，也有道理，时常电话听到声音，宛如面晤，便易产生错觉。

话说三年前，我去湖南平江，返回长沙，投靠小陈托付的朋友小张。他驾车带我，瞻仰胡耀邦故居，踏看浏阳河。小张有心人，从故居出来，特意拐到“九道湾”最美的那一湾。他从小生活在浏阳一家国营大厂，厂长东北人，众多本地干部，竞相效仿关外方言。我从小生活在大巴山中一家国营厂区，厂长当地人，不少外来干部，刻苦熟悉厂长口语。这表明，与上峰缩短距离，是个细活儿，早已有之，且不分南北东西。我俩一路交谈，句句知心，碧水青山，畅怀大笑。数日相处，有小张，有小张的爱人小喻，“仿佛”还有小陈同路。你来我往的谈笑中，时时觉得有她的参与。

五年前，小陈与船长，应邀专程来津。天津的“绝活”，是早年租界的洋楼。我们领着二位，看了利顺德饭店间间名人居所，看了法租界的核心地带，看了意大利建筑群，看了末代皇帝溥仪旧居。顺单行道的路牌，环绕兜圈，将英伦风的“五大道”悉数转过；沿海河的流向，细数两岸名流豪宅，给客人一条本埠的近现代轨迹。走南闯北的船长，亦时时惊愕出声。小陈自不必说，认为自己运气好，进入又一座历史博物馆。

还有一回，我们同去昆明，拜谒西南联大旧址。这又是小陈心中一块圣地。进得大门，她即刻不再“理人”，而用最专注的目光，与无数实

物和图文对视，并忙于拍照、记录，久久不肯离去。我们便任其盘桓，因这里居住过许多她熟悉的“亲人”。这次春城之行，小陈别有奇遇，结识我一位冉姓兄弟，竟与她同月同日出生。因志趣相投，谈笑本色，又添加几场饭局，彼此更觉出洒脱大气。

前年初秋，小陈偕船长去成都，我提前抵蓉迎候。数日间，曾两次带他们走进百花潭公园。在巴金老人执杖站立的塑像前，小陈默默无语，好像勾引起她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的岁月悲喜。计划看乐山大佛，因整修未能成行。都江堰见出了古人的天大智慧。小陈两口子面对汹涌的岷江，从鱼嘴分水堤到宝瓶口，一路赞叹不已。朋友小唐、老张与我虽来过多次，在霏霏细雨中，受客人感染，亦像发现一处崭新河山。后来几天，街子古镇、安仁刘氏庄院、建川博物馆、杜甫草堂、宽窄巷子、锦里老街的组合，我告诉小陈，尽管还“差火”，但川西坝子的城乡市井文化，已能有些轮廓的体味。这回成都之行，接风与饯行两场聚会，由我的社会朋辈与文界挚友分别作东。我将永远感激他们——场景正合吾意，济济一堂，觥筹交错，欢歌笑语，就是为了让湖湘后人的小陈，让爱尔兰子孙的船长，见识巴蜀男女的爽快。

前些天，小陈来电话，句句都含着喜悦，说她书写现代文学的一批文章，在湖南的出版社，得获赏识，结集有望。随后，用微信附来篇目。其中多数文章，呱呱坠地于《文学自由谈》，有的是我在岗之时，有的于我退休之后。自从打上交道，小陈成为刊物忠诚的作者，为文堪属个性鲜明的高手。读着篇目，我时有停歇，一些文章的片断，总是浮现出来。小陈故乡的出版家，鉴宝识货，对这部书稿“一见如故”，猜想或许会有乡谊人情，但他们骨子里认可的，显然是属于小陈的那份大块文章，那份道德学问，那份诗情感伤，那份快意人生。反复赏阅篇目，如同满眼累累秋果，令人生出真实清明的喜悦。

2020年3月18日于津西久木房

# 目 录

---

[版权信息](#)

[序 远方的高手](#)

[一 文学博士罗锦堂](#)

[二 甲骨宗师董作宾](#)

[三 布衣元老于右任](#)

[四 奇人饶宗颐](#)

[五 元气淋漓的傅斯年](#)

[六 一代鸿儒郑骞](#)

[七 “门缝里看人”的钱锺书](#)

[八 深处艰难气若虹——台静农](#)

[九 豪光照大千](#)

[十 谦谦君子钱穆](#)

[十一 胡适二三事](#)

[十二 老照片中的田汉](#)

[十三 魏晋风骨话伍俶](#)

[十四 诗书画大家溥心畬](#)

[十五 戴玉镯的熊式一](#)

[十六 “熊猫先生”蒋彝](#)

[十七 沈从文重返文学讲台](#)

[十八 冯友兰故地新篇](#)

[十九 夏志清的真](#)

[二十 长袍西服总相宜——忆姚克](#)

[附一 梦绕南华蝶正飞——忆师母曹晓云](#)

[附二 彩虹曲社](#)

[后记](#)

# 一 文学博士罗锦堂

清晨的夏威夷大学校园里，一群背着书包、提着电脑的学生纷纷步入校园，开始一天新的知识探求。

人群中常见一位老者，在树影斑驳的林荫道上从容漫步。他面如佛相，神情安详。高大的身躯略有些弯曲了，与他擦身而过的学子大都不认识他，而中年以上的教授们会说“罗教授早！”

这位老者便是罗锦堂先生，夏大东亚语言系的荣休教授。虽然离开讲台已十多载，罗先生却从未离开这所他曾执教三十多个春秋的校园。每天清早，他沿着校园散步一圈，随后入图书馆，阅览典籍，查找资料。偶尔抬头，他凝望周围埋首书堆里的身影，仿佛年轻时的自己与他们重叠，六十年前求学的点点滴滴，重现眼前。

一九二七年，罗锦堂出生于甘肃陇西。陇西是秦文化、唐文化的发源地，承载着两千多年厚重的人文历史。早在战国，已有“陇西”地名的记载。甘肃省的简称“陇”就是从陇西的历史地位而来。唐太宗李世民、诗人李白和李贺，皆与陇西有深厚的渊源。

罗锦堂家有五男两女，他排行最末，乳名五全。两岁时，适逢陇西严重干旱，闹饥荒，村子里发生人吃人的现象。罗家在当地属大户，雇有十几个长工，日子尚过得去。有一天，两岁的五全坐在院门口独自玩耍，忽然失踪。全家人急得惊慌失措。至傍晚，五全突然被人完好送回来。



罗锦堂全家福（前排右一为罗锦堂）

母亲惊喜不已，赶紧跑进厨房拿两个馍馍答谢恩人。转身出来时，那人已匆匆离去，再没出现过。大姐唯恐人家调包，查看五全耳后那颗痣，果然是亲弟弟，一家人受惊的心方平安落地。

时至入学年龄，父母给他取个学名锦堂，送到县里最好的小学。五全不习惯学名，同学叫罗锦堂，他不理会。他自幼聪颖，悟性高，所学课文即能成诵。小学五年级时，老师出了个作文题《我的母亲》。他九岁丧母，在文中倾诉了丧母的切肤之痛。老师读毕，又圈又点，还把作文贴在墙上，让大家阅读。

进入初中，老师依其名给他取了个字叫云卿。他认为“卿”为官名，加之锦堂，富贵气太重，于是自改为云霖，意为云中的甘霖。他要以滋

润苍生的甘霖，降福世人，造福天下。

秀才伯父也英年早世，留下的大量书籍，成了罗云霖的启蒙老师。他经常去翻看不同时期的诗词，喜欢的便抄下来吟诵。虽然那时未能完全明白诗词的章法，却已初试写诗，有一首少时作的五言古诗《种树》，保留至今。诗云：

手种庭前树，何年始放花。

香荫笼四里，绿叶拂千家。

把酒频邀友，谈诗共品茶。

还当长夏日，避暑夕阳斜。

罗云霖将此诗寄给当地名宿，向前清进士祁少县先生请教。先生复书云：“伏读惠什，有诗才，有诗品，有诗味。循是以进，驰骋风骚，凌轹（音力，超越）唐宗，亦易事也。”祁先生评价之高，少年欣喜莫名。一代宿儒为初生牛犊复函，成为一时佳话，在当地传开。

伏讀

惠什青詩才青詩品有詩味循是以進  
馳騁風騷凌轍唐宗亦易事也惜雲衰  
疾無以副 推訓之盛情慙疾無涯屢茲  
炎序渚維 珍愛

錦堂賢世講清曠 離雲拜識



乙酉夏日

清末进士祁少县复罗锦堂信

正值习画蝴蝶的罗云霖，在甘肃和平日报上偶见裴建准将军的一幅蝴蝶图，极为喜欢，写了首《裴将军画蝶歌》寄到报社，转交到了裴将军手中。诗云：

### 裴将军画蝶歌

南谷将军善画蝶，罗浮春暖玉枝歌。

南谷将军善画马，丹青以来无及者。

画马画蝶数十年，将军之名到处传。

将军之名传不朽，至今已在人人口。

素绢轻拂出真龙，一洗万古凡马空。

笔下飘然落彩凤，风致翩翩香影动。

蝶飞万丈高入云，马行千里乘长风。

我今于蝶多所好，画者虽多妙者少。

将军于蝶多所长，图成浑不让滕王。

君不见：

庄生曾为漆园叟，梦里乾坤非我有。

此身愿向画中投，栩栩长作逍遥游。

很快收到六十多岁的裴将军亲笔回函。

和平日报还将他的诗刊登出来，编者加了按语：“作者为十三岁少